

清 魏源撰

元

史

新

編

江蘇廣益書局印

清·魏源撰

元史新編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元史新编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扬州市凤凰桥街)

扬州古籍书店发行
金坛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16 印张：71.625

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300 广陵编号：017

定价：(精装上下册) 94.00元

元史卷五十一

遺逸有目無傳

謝朝

鄭所南

趙若煥

趙子固

張旻

褚師秀

列傳三十五

元史卷五十一

列傳

元史卷五十一終

元史卷五十二

列女一孝女李婦

列傳三十六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即悲憂祝天誓不嫁終身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又畏吾氏三女者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疾三女欲慰母意乃共斷髮誓天終身不嫁以養母同力護侍四十餘年母竟以壽終事上竝賜旌異

葛孝女者金溪人元末江南官吏有鑿山披河取金以充貢者不足則轉市他所必取盈而後已民多鬻產償官爲害無既孝女因有司強其父徵求銀冶不忍其榜掠之苦遂投治中死刺史奏止其貢至今邑人賴而祠之危素蘇天爵皆題贊之以雪獻利者見蘇天爵蘇集今直隸蘇州府供備神祠皆重女醫

元史卷五十二

列傳

即此事也至世人因此免食則與彼業同功矣其曹輩血食也

秦氏二女河南宜陽人逸其名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攻姊閉戶默禱鑒己膺和藥進飲遂愈父後復病欲絕妹割股肉置粥中父小啜即甦孫氏女河間人父病癩十年女禱於天求以身代且吮其膿血旬月而愈許氏女安豐人父疾洩股啖之乃痊張氏女廬州人嫁爲高屋妻母病目喪明張氏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母復能視州縣各以狀聞褒表之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尙少斷髮自誓父不能強始久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廁牕不怠時漱口上堂謁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爲之誦日欲學孝婦當

問俞母又有劉氏渤海李五妻也少寡父母使再醮不從舅患疽劉禱於天數日潰吮其血乃愈既而親挽小車載舅詣嶽祠以答神貺

馬英河內人父兄繼歿英獨事母甚謹又奉二寡嫂與居及喪母卜地葬諸喪親負土爲四墳手植松柏廬墓側終身趙氏女名玉兒冠州人嘗爲許氏婦未婚夫死遂誓不嫁以養父母父母歿負土爲墳鄉里稱孝焉

只魯花真蒙古氏年二十六夫忽都病卒誓不再醮孝養舅姑逾十五年舅姑歿塵衣垢面廬墓終身至元間旌之其後又有冀城宋仲榮妻梁氏舅歿負土爲墳懷孟何氏大名趙氏並以夫歿守志養舅姑以壽終親負土築其墳高三丈餘

元史卷五十二 列傳

二

王德政妻郭氏大名人士少孤事母張氏孝謹以女儀聞於鄉及拜富貴家慕之爭求聘張氏不許時德政教授里中年四十餘貌甚古陋張氏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爲婿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順母志既婚與德政相敬如賓教二弟有成未幾德政卒郭氏年方二十餘勵節自守甚有貞名大德間表其家

朱淑信山陰人少寡誓不再嫁一女妙淨幼哭父目竝失明及長擇偶者不至家貧歲凶母子相依以苦節自勵士人王士貴重其孝乃求娶焉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備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麤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

家南鄰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將及其門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天獨不憫之乎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白氏太原人夫慕釋氏遂棄家爲僧白氏年二十爾養姑不去服勤績紵以供日膳夫一日還迫使他適白斷髮誓不從夫不能奪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營葬畫姑像祀之終身

胡孝女秦者海鹽人匠氏女也母沈氏患手足攣積年不愈家人侍疾者咸厭倦泰旦夕侍奉鹽櫛漫矢起臥必親抱扶之兄後娶妻嫂難於事姑乃謀析居而泰遂及其壻畱母家以養母至順間歲薦飢泰夜作備織紵給食至窮

元史卷五十二 列傳

三

髮落之以贍不足泰傷母病無瘳時乃剔股餌母不效後又聞郡人戴某親有疾刀胸瘡得差一日俟家人出即引刀割胸取肉雜他肉以進因病創沈氏年且七十病如故泰侍疾三十餘年愈益加謹不衰初泰少時許字里人宋氏子疾弗良弗可託終身或謂泰室及未婚別圖配偶無貽後悔泰不從卒嫁之事夫甚得婦道夫亦順而化其義

眠外姑如母陳高爲之傳舟通集任仲文妻林氏寧海人家甚貧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風疾不良於行林氏旦暮扶持惟謹撫育三子皆有成年百又三歲卒

張氏女高郵人城亂賊知女有姿豔叩其家索之女方匿複壁聞賊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乃出拜賊賊即伏地呼

其父母爲丈人媼而以女行女欣然從之過橋投水死有高氏婦者同郡人也攜其女從夫出避亂道旁空舍中脫金總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夫挈女稍遠乃解足紗自經賊至焚其舍夫抵儀真夜夢婦來告曰我已死彼舍矣其精爽如此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略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爲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徐氏從嗣源逃旁近山谷賊至持刀欲害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盍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語父曰兒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影形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於水賊競出之既而乘閒復投水死

元史卷五十二 列傳

四

臺叔齡妻劉氏順寧人也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震屋壞壓叔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焚叔齡望見呼曰吾已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吾不用復生矣即自投火中死火滅家人得二屍爐中猶手相握不開官嘉其烈上於朝命錄付史臣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歲母病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絕不茹葷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鄉里稱爲孝女父嘗許爲鄭全妻未嫁從父客邵武邵武豪陳良悅其慧強納采求聘智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卒歸全事舅姑以孝稱泰定間全病歿智貞悲泣不食數日而死

姚氏餘杭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往汲澗水久而不至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銜其母以走姚倉卒往逐之即以手毆其脇鄰人競執器械以從虎乃置之而去姚負母以歸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而卒又方室妻官勝娘者建寧人齒耨田勝娘餽之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即棄簪奮棊連擊之虎舍去勝娘負夫至中途而死有司旌復其家又有建德王氏女者父出耘舍旁爲豹所噬曳之升山女識父呼聲驚趨救以鋤擊豹腦殺之父乃得生至大聞事也又胡烈婦者渤海劉平妻至元七年平戍襄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旁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七歲兒取刀刺虎洞其喉遂奪夫還至季陽僅三日死縣官言狀命復其家而旌

元史卷五十二 列傳

五

其門蘇天爵吳師道皆有詩文紀其事此一女三婦者以孝義生智勇彙而傳之以愧須眉

列女二賢母才女三傳

崔氏周允忽妻也丁亥歲從允忽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時允忽以使事在上黨崔氏急即抱幼子禎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信之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令不敢違令崔自指袖吏懸筆而書焉既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崔與禎伏土窖三日得免既與允忽會未幾允忽以病亡崔年二十九大慟極前誓不更嫁斥去麗飾服早布敝衣放散婢僕躬自紡績悉以資產遺親舊有權貴使人諷求娶輒自爬毀其

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嘗妄言笑預吉會治家教子有法人比之古烈婦云

武用妻蘇氏眞定人徙家京師用疾蘇氏剖股爲粥以進疾卽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之兄利其資過之嫁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三舅孫蘇氏育之以至成立德政長事蘇氏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江文鏡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於江及門未合登夫忽以痢疾死范遂居江氏之家撫諸姪江森江道如己子卒年九十有五又柳氏者鄞郡人爲戶部主事趙野妻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字寢疾不肯服

元史卷五十二 列傳

六

藥曰我年二十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幸矣遂卒

韓希孟宋太師丞相魏國公琦之七世女孫巴陵賈瓊妻也至元初元兵渡江爲軍帥所得義不辱赴江水既死入於衣帶中得帛書有云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許我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其言感慨激切有烈丈夫之風郝經賦詩以道其事

譚節婦趙氏女吉安永新人嫁同里譚氏子年二十有七至元十三年丙子江南內附越一歲丁丑宋丞相文天祥志恢復有書約女弟之婿永新彭震龍起兵以是歲七月十九日兵內外合發而震龍先一月起與元軍合戰永新天祥兵不至遂敗元軍突入城城中大亂民咸負攜逃遁婦抱所乳子與舅姑倉卒走縣學禮殿元兵搜得欲犯

之不可且痛罵賊母子遂死於禮殿之南時有同逃者匿殿梁上視婦死事甚悉遂傳於世越百餘歲而婦與子血模糊影留殿階不滅磨鍛去復存其後永新知縣四明烏斯道建祠於泮宮西南碑記其事

見卷

王婦者夫家臨海人至元十三年冬元兵南至貞婦夫舅姑俱被執師中千夫將見婦色麗乃盡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王婦憤痛卽自刃千夫奪挽不得殺責倖曰婦人雖守之婦欲死不得聞自念當被汚卽伴曰若殺吾舅姑與夫而求妻妾我者欲我一心事若也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焉用我爲願請服期月苟不聽我我終死耳千夫許之然愈益置守明年師還挈行至嶠嶠守者信之滋益懈過嶠縣青楓嶺上婦仰天竊歎曰

元史卷五十二 列傳

七

吾得死所矣乃齧拇指出血寫口占詩山石上已南向墜哭自投巖下而死或視血漬入石間盡已化爲石天且陰雨復見血墳起如始日後人建祠山上碑記其事

見明五

關文興妻王氏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爲其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弔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給賊曰俟吾葬夫卽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卽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英烈侯王氏貞烈夫人有司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吳興千涇沈氏者同里邵某婦也邵爲軍士所害沈氏有殊色虜置快船上游流迅急乘間躍身投水中船去疾意其已沒不及顧適張棹舟過之見鬢髮如雲被水面視之

乃婦人衣漂水上不能下沈卽引救之問知其姓與其里居易衣置後艦內使守視之其下喻之曰汝遇吾張君幸不死張掾今貴人汝能事之且得幸勿憂也沈氏聞其語度勢不可出視其旁有竹簪一束夜三鼓卽以簪納口中面力觸舟著入喉以死明日張爲斂而焚之

見神史

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邑宦家女山陰縣尹山東李如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大德五年如忠歿兩月馮氏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間如忠歿於官家多遺財相率來山陰馮氏方病乘閒盡取其資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惟餘二極一嬰兒而已鬻衣權厝戰山下攜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歲形苦節爲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

元史卷五十二列傳

八

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莫不歎息

段氏隆興霍榮妻也榮無子嘗乞人爲養子榮卒段氏年二十六養舅姑以孝稱舅姑歿榮請父仲汶食其產謂段曰汝子假子也可令歸宗汝無子宜改適霍氏業汝無預焉段曰家資非所計但再醮非義尙容妾思之卽退入庵室引鍼刺面墨漬之誓死不二大德二年府上狀中書給羊酒幣帛仍命旌門復役又有與吳氏自刺其面成紀謝思明妻趙氏自髻其髮冀盡田濟川妻武氏深水曹子英妻尤氏留指滴血並誓不更嫁俱爲有司所旌

朱虎妻茅氏崇明人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家吏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師大醫提點師甲乞歸家欲妻之

茅氏誓死不從母子三人以裾相結連晝夜倚抱號哭形貌銷毀師知不可奪釋之茅氏託居永明寺憂憤不食卒秦閩夫妻柴氏晉寧人閩夫前妻遺一子尙幼柴氏鞠如已出未幾柴氏有子閩夫病且死屬柴氏曰我病不復起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憾矣閩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紡績遺二子就學至正十八年賊犯晉寧其長子爲賊驅迫在圍中旣而得脫初在賊時有惡少與張福爲仇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吾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爲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

元史卷五十二列傳

九

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釋免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時人皆以爲難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鄭琪妻羅氏名妙安信州弋陽人幼聰慧能暗誦列女傳年二十歸琪琪家世宦族同居百餘口羅氏執婦道無間吉琪以軍功擢鉛山州判官羅氏封宜人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羅氏度弋陽去州不遠必不免於難輒取所佩刀淬礪令鋸甚琪問何爲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爲自金截耳已而兵至羅氏自刎死時年二十九

陳淑貞富州陳璧之女璧故儒者避亂移家龍興淑貞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龍興淑貞見鄰嫗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泣然流涕曰吾絕絃

於斯乎父母怪問之淑貞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投焉水淺不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貞不從賊射殺之衣帶有刺繡字詞曰海水羣飛士二其行湖水澹澹之子澄清視刃視鮓兒衣見情又濟南劉公翼妻蕭氏者有姿色頗通書史至正十八年聞毛貴兵將壓陳豫與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冰雪自將倘城陷被執悔將何追今以二子一女累君去作清白鬼於泉下耳夫曰事未至何急如此居亡何城陷蕭解繻自經死

龍氏永新人左幼白之妻也幼白少負文名有志略試有司不利以父蔭爲江西廣濟庫使後至元丁丑卒於軍龍氏年二十九即剪髮勾水不入口極至迎於十里外徒跣號痛親挽舟以前哭奠五年不離几席嘗折海槽一枝插

元史卷五十二 列傳

十

瓶中供凡上旬日視之根枝勃然家人移植於庭遂長茂鄰婦感慕皆效節不嫁翰林承旨歐陽玄爲書櫺瑯二字以表之子二人曰善曰詠皆力學以世其家茶陵李祚爲之傳

雲間集

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成福寧未幾死成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割股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既而歎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暴棄遠土使無妾即已妾在敢愛死乎乃臥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錢大書其事於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見客問夫葬地則榛莽四

塞不可識哀慟欲絕夫忽降靈於童子言動無異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未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於大夫使署護喪還給錢以葬仍旌門復其役焦士廉妻王氏博興人養姑至孝至正十七年毛貴作亂官軍競出虜掠王氏被執紿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也信之隨王氏至墓所王氏哭曰此我死所非藏金所也乃與妾杜氏皆遇害

柯節婦陳氏者長樂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石梁其夫適在縣郭陳氏去避賊道與賊遇被執以行陳氏且行且罵賊亂捶之挾以登舟罵不已忽振厲自投江中其父方臥病見女至呼之不應駭曰吾豈夢邪既而有自賊

元史卷五十二 列傳

十一

中歸者言陳氏死狀乃知其鬼也明日屍逆流而上止石梁岸旁時盛暑屍已變其夫驗其背有黑子乃慟哭曰是吾妻也昇歸斂之

月娥丁氏西域人孝子丁鶴年之姊少聰慧靜幽諸伯氏皆明經工舉子業月娥隨而誦說通奧義及長歸葛通甫事上撫下懷如禮法家婦盧見月娥德踰於己一日率諸婦諸女請曰願以諸婦諸女屬之姊幸蚤莫教詔之月娥奉命惟謹初歲之隙必告以婦道及援引古烈女示以爲則以是咸淑其化既而豫章上游寇羣起郡邑悚懼盧曰郡有城郭可恃且有兵守因使月娥挾諸婦諸女避諸郡城未幾寇果至城陷寇紀綱民事月娥歎曰吾生簪組世家其忍出犬彘下邪遂抱所生女赴水死諸婦諸女咸驚

憫言曰姆之死必安於義吾可幸生乎哉亦相與死水中凡九人莫有後者時夏暑方熾尸七日不沈顏色如生郡人靡不駭異邑父老議曰十節同志死不可異壙乃於故居之南黃池里作巨穴同以葬焉題其石曰十節墓其弟鶴年相與樹碑墓下以昭節行月娥無子其夫子與家婦盧皆死於寇鶴年通經史以篤孝聞幼時讀書皆月娥口授別見文苑傳見鳥斯道文集

鍾節婦父陽黃氏女年十六爲鍾秉敬妻才美相匹情好甚摯秉敬父義昭雄勇當紅巾賊起父子咸挺奮敢於殄寇鄉民賴保完者數萬戶既而盜大至父子戰死居五六年有賈寇者聞鍾婦美將強室之以兵闖其里鍾婦隨里民匿石洞中曰汝等同禍以我故然義不可令鄉里同死

元史卷五十二 列傳

三

吾當自爲計遂出臨小石潭即自投潭中眾遽救幸不死乃誑白賈曰投潭中死矣賈大怒曰死以其首至眾懼無計或曰婢雪兒尤監可令之代眾然之乃飾婢使出拜曰此鍾相公女也願獻之將軍賈喜以去號之曰娘子鍾婦得免辱然竟以悻疾卒石門梁寅爲之傳見石集

劉冀之衡水曹泰才之妻也年十二通古文孝經見小學書固誦讀之母不許一日聞諸兄誦內則至姆教婉婉聽從復請於母曰此亦女子事遂通內外篇及并適曹五月

紅巾陷河朔曹故大家避兵縣西聊城郛賊掩至大掠見劉美輒驅去劉曰婦人從一而終二夫且不可況賊乎賊乃出金珠置前被以文綺劉手裂之賊擁上馬墜地者數四賊怒繩其項繫馬後曳之劉以爪據地頭觸石流血罵

賊死江西權衡吳興錢震王達並贊述其事見王達義烈女朵那者武林偉人家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女奉主婦曰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七月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人家無所得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女獨身覆主婦請代死且謂賊曰汝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掌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汝不吝寇允解

主婦縛女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相攫取已而又欲污之女持刀自刎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沉汝賊乎寇驚異舍而去女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鑄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此女死於賊退主全之後誠愚忠傷勇然人莫

元史卷五十二 列傳

三

不難其義烈見鄭元祐集李哥者霸州人生長伎家年十三母教之歌舞泣曰女率

有工緊我獨爲此乎母告以世業不可廢且家無以養乃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之由是不粉澤不茹葷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召者必先詢主客姓名然後往人亦預相戒無犯哥凝立筵前酒行歌闌目不流盼與之酒弗飲州判官嘗忤之徑還誓不與見孟津縣達魯花赤厚賂其母夜抵舍哥懷利刃閉臥內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狗彘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汚吾刃矣某慚怒而回翼日州守聞之歎曰州有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也吾次子明經舉秀才真若配以禮聘娶之未幾紅巾賊入寇夫婦被執見哥妍麗將殺其夫哥前抱夫項大哭

曰吾斷不從賊求活賊竝殺之論者謂哥生微賤其操行有爲上大夫家所不可及者見鄭元祐集卷二十三傳刪去舊史中無故無此事述者二十餘傳

抗恩思妻者夫阿速國人降於太宗賜拔都號錫以金符命領其土民尋以阿速軍千人扈駕親征既還國道遇敵戰歿救其妻外麻思領兵代有其國外麻思躬擐甲胄平叛亂後以次子按法普代之長子阿塔赤從憲宗征西川戰於釣魚山中統二年恩駕親征阿里不哥又南征渡江皆力戰有功至元十一年從下松江諸郡雷成鎮巢縱兵騷掠民不堪命宋降將洪福以計醉而殺之世祖憫其死賜其家白金五百兩鈔三千五百貫并鎮巢降民千五百三十九戶且命其子伯荅爾襲千戶佩金符二十二年征

元史卷五十二 列傳

古

別什巴里軍於亦里渾察罕之地復有功二十六年戰杭海山敵勢甚盛大軍乏食其母輸已帑及畜牧等給軍食世祖聞而嘉之賜予甚厚諸孫多貴顯舊史立抗恩傳今以附妻人列

拜降母徐氏北庭人拜降父忽都以武勇事世祖由宿衛爲南宿州鎮將從南征身先士卒冒矢石身被數十創戰功居多徙居大名路清豐縣卒封漁陽郡侯忽都卒時拜降生甫數月徐氏鞠育教誨甚至每曰吾惟一子已童弗矣不可使不知學願縣僻左無良師友遂遣從師大名城中郡守每旦聖入學見拜降容止講解大異羣兒甚愛獎之比弱冠儀表甚偉兼善騎射以將家子隸承相阿朮麾下南征圍襄樊渡江皆有戰功遷慶元路治中大德元年

遷浙東廉訪副使所至令行禁止豪強懾伏同寅有貪穢者輒抗章劾免之屢遷工部尚書有能聲徐氏卒拜降奔喪於杭時酒禁方嚴帝特命以酒十罇官給傳至墓所以備奠禮初徐氏盛年守節教子甚嚴比拜降貴事上於朝特旌其門及老見拜降歷官有聲譽喜曰汝能如是吾死瞑目矣拜降居喪盡禮未及起復延祐二年卒於家贈江浙左丞諡貞惠舊史立拜降傳今以附母人列

元史卷五十二 列傳

五

人問卜於外金兒自言能之卦遇需之坎曰維需干泥其利用恆能堅忍則不敗時當冬夜忽聞殷雷發城中金兒夜起賀曰明日可出城戰矣黎明謀告元帥脫脫彼詔削奪三軍潰散士誠乘間開門突擊大敗之軍勢大振由是軍中悉稱姑姑明年乙未江陰盜朱英江宗三和仇殺莫能勝渡江求援士誠疑爲元兵反間往復不決英乃盛陳江南子女玉帛之富且請以妻子爲質士誠妻劉氏遂召金兒卜之曰過江大吉且近者太陰屢犯壘壁軒輊自五月至九月太白累經天晝見人犯太微光掃太梁其應在吳江南必不免劉氏以語士誠遂定計過江先遣弟士德爲先鋒英爲鄉導至福山登狼山觀長江之險江中沙洲行繞舟師皆江北新集鄉民未嫻地利疑未能決曹氏復

以金兒爲言士誠令卜之遇蠱之剝曰羊腸九竅相推稍前止須天孫乃得上天測曰江雖險當有降人相助俄而福山人曹氏恐士誠渡江禍及遂發江船百艘載牛酒迎之乃徑渡江由常熟至平江縱士卒盡掠曹氏家資僅免於死士誠既入蘇州自謂有天相始有割據一方自王之志欲知國祚修促焚香拜祝自著之得中孚之晉以示金兒對曰中孚陰陽變動六位周市反及游魂之卦互體辛未土以壬午水火用事與乾爲飛伏已酉金以丙戌火土用事與艮爲飛伏其繇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榮光赫赫刑業大數當伺天運一周乃決國祚靈長之兆也士誠大喜且心動其慧麗欲納之曰我默有所禱汝試卜之欲金兒自得吉卜而成之也金兒卜卦成曰大不吉蒼蠅相

元史卷五十二列傳

太

乘於溷廁涕泣不語與母長訣士誠笑不信曰枯龜朽善亦何靈也金兒退泣訣其母曰兒命盡矣前此以術售者欲保全一家然張氏必無成一寒一暑天運一周當有真人享其榮休吾前日詭詞也強得者必暴亡吾能臣妾若輩再爲俘虜乎得從郭璞遊地下足矣焚香祝天奄然忽若中風閉目不食不語數日而卒士誠悼惜厚葬之虎王後山至今尙稱金姬墩相傳吳王葬金妃之所張氏起丙申閏十二年丁未果一周而敗邑人楊儀爲作金姬傳以

賢母才女三傳

元史卷五十二終

元史卷五十三

列傳三十七

藝術

李俊民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少得河南程氏之學金承安中以經義舉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歸以所學教授鄉里有不遠千里來者其於理學淵源冥搜隱索片言隻字務有根據金源南遷後隱嵩山再徙懷州俄隱西山既而變起倉卒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皇極數學時知數者無出劉秉忠右亦自以爲弗及世祖在藩邸以安車召至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世祖重違其意遣中貴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卽位其言皆驗而俊民已卒年八十餘賜諡莊靜先生

元史卷五十三列傳

朱震亨

朱震亨字彥修婺州義烏人天資爽朗讀書卽了大義聞同郡許謙之學握衣至門師事之謙爲開明聖賢大旨震亨心解抑其豪邁歸於純粹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其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士所至人多化之一日母病延醫因自悟曰人子不知醫或委之庸人豈無有失於是研究醫理博求名師得羅知悌之傳治症多奇效嘗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外科精要本草衍義補丹溪心法諸書行世學者稱丹溪先生

○按圖堅不花傳稱其曾祖賈昔刺許藝術傳又賈默傳稱李俊民別見藝術傳又許謙傳稱謙弟子善名者有朱震亨震亨長於醫別見藝術傳而原委僅存朱震亨一傳蓋震氏重修時原立藝術傳一門多佚去矣今仍立藝術傳目而以原委朱震亨傳及舊史李俊民傳列入以存重修體例焉舊史原有方伎傳意德氏重修時當有所采錄以

別無左徵
竟圖之

元史卷五十三 列傳

一一

元史卷五十三終

元史卷五十四

列傳三十八

釋老無傳

○按不忽木傳原聚就舊史塗改其原文有論西僧一條
云西僧爲佛事請釋者西僧人祈福以帝后制服乘黃轎之
門釋之謂可得福云云僧曰被福者倫王政而本風化之出基
宜容其老其法如知是魏氏多重矣修時略立西僧老而傳其
存人釋其財益就視往者魏氏多重矣修時略立西僧老而傳其
國病民耗財斂化視往者魏氏多重矣修時略立西僧老而傳其
昭病民耗財斂化視往者魏氏多重矣修時略立西僧老而傳其
昭病民耗財斂化視往者魏氏多重矣修時略立西僧老而傳其

元史卷五十四 列傳

一

元史卷五十四終

奸臣

阿合馬

阿合馬同紇人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委以財賦之任遂頒條約宣諭各路轉運司開河南鈞徐諸州鼓鑄之利更括戶三千與煬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具令易輿輪官得四萬石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私販民食其價廉競相買食以故解鹽不售歲入課銀止二千五百兩合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匠計戶均輸自是鹽鐵之利始起至元元年秋八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省超拜阿合馬爲平章政事三年立制國用司命兼領使職

元史卷五十五 列傳

一

因奏定順天金銀不中程者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應遣官采取桓州峪所得銀鑄十六萬斤每百斤可淘銀三兩錫二十五斤開采所需鬻錫以給悉從其請七年立尙書省罷制國用司仍命平章尙書省事時世祖銳意富國試以事頗有成效又見其與丞相線眞史天澤爭辯丞相皆屢諫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初尙書省之始立也詔凡銓選各官吏部按資品呈尙書省由尙書省中書省然後轉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關白中書丞相安童以爲言帝問之對曰事無大小既委之臣所用之人須臣自擇雖嫌怨不敢避九年併尙書省入中書復命平章中書省事明年更以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安童見其專恣日甚乃奏大都總

管以下多不職乞選人早代尋又奏阿合馬挾宰相權爲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民困無所訴阿合馬曰誰爲此言臣當與廷辯安童進曰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狀明著帝曰俟徵畢當顯黜之既而樞密院請以忽辛同僉院事帝不允曰彼賈胡事猶不知況可責以機務邪丞相伯顏伐宋既渡江捷屢至帝命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鈔法於江南及賈易官鹽藥材阿合馬條上取議曰樞言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言伯顏已嘗榜諭交會不換今行之恐失信於民文謙言可否當詢伯顏自定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交會何難之有帝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問左丞陳巖亦言宋交會宜更換今從汝議又奏北鹽藥材樞與公履

元史卷五十五 列傳

二

皆言當使百姓從便販鬻臣謂若聽民自售勢必紊亂不一請於南京衛輝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鹽十二萬斤官自賈易帝從之又言比因軍興之後既減編民額賦又罷轉運官令各路總管府兼領課程以故國用日詘莫若驗戶數多寡酌遠就近設都轉運司選廉幹官分理其事廣行鼓鑄官爲局賣並禁民間私造銅器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可充乃復立諸路都轉運司悉以其私人爲使又言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鈎索錢數及集議中書不至者加罪並報可十五年湖南左丞崔斌入覲劾奏阿合馬濫任子弟悉處津要無以示天下公有旨並罷黜之然不以是爲阿合馬罪十六年奏設江西權茶運司以盧世榮爲使又以都轉運司官多俸重改諸路宣課

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一人監理明年中書奏行省阿塔海阿里等言自立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百餘員左丞陳巖范文虎謂其擾民且侵盜官錢罷之便阿合馬言定提舉司未三月而請罷此必行省有奸敝故先發制人乃詔御史臺遣能臣往按其事具以實聞未幾崔斌遷江淮左丞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錢穀誣構斌與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爾盜官糧四十萬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及鑄造銅印等事三人竟坐誅時阿合馬在位久誼肆貪橫援引奸黨郝禎張惠爲左右承耿仁爲參政罔上利下眾庶流移民有美田宅輒敎爲已有內通賄賂外以威劫羣臣在廷相視莫敢發有宿衛士秦長卿慨然上書摘其奸謂禁絕異議杜塞忠良似秦趙高私蓄譴公家覲觀

元史卷五十五 列傳

三

非望似漢董卓春秋人臣無將請及其未發誅之書奏不省未幾除長卿同知興和鐵冶事誣以侵課數萬緡斃之獄十九年春帝幸上都皇太子眞金從有蓋都千戶王著素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錠自誓擊阿合馬首與妖人高和尚結黨八十餘人合謀以三月戊寅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至期晨遣二西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之俾東宮官屬尙書張九思總管高鵬雜視之皆不識鵬作西番語詰二僧曰皇太子今至何處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二僧屬吏訊之皆不伏及午又矯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前易不察遽以兵往著自馳見阿合馬詭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於宮前取候阿合馬素憚太子先遣數騎出關北迎行十餘里盡

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夜二鼓燭籠儀仗入健德門直趨東宮一人前呼啟關甚急驪九思已先入宮集衛士持弓矢爲備戒門者勿啟驪謂九思曰他日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二人先因呼二人不應即語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僞太子遂轉趨南門至東宮前驪九思令官屬守西門復走南門伺之燭影中見其徒皆下馬獨僞太子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錠碎其腦立斃驪呼左丞郝禎至殺之因右丞張會時變起倉猝且昏夜樞密院御史臺雷守司各官皆遙望莫知所爲驪九思自宮中大呼以爲詐謂守使博敦遂持挺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眾奔潰高和尚等逸去著獨挺身就縛帝聞之震怒即命司徒和禮霍孫樞

元史卷五十五 列傳

四

密副使字羅等馳詣大都討亂者獲高和尚於高粱河與王著張易並醢於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初阿合馬死帝猶未察其奸及徐詢字羅始盡得其罪狀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剖棺戮屍縱犬啗其肉諸子盡伏誅籍其家得積藏二人皮兩耳具存問之其妾引住云每詛呪時置神坐其上應驗甚速又以帛二幅畫甲騎圍守帷殿兵皆挺刃內向如擊刺狀爲之畫者陳姓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算其年命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敕刺數人皮以徇已從集賢侍讀學士崔或請并戮郝禎屍刑官復論張易以從亂九思啟太子曰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罪復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太子言於帝乃免傳首九思字子

有燕之宛平人累官終大德間中書平章高麗字彥解渤海人官至河南宣慰使

盧世榮

盧世榮大名入當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權茶運使坐罪廢阿合馬死廷臣諱言利無以副去意有桑葛者薦世榮才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祖召問稱旨令與中書省議所當行丞相和禮霍孫與右丞麥朮丁參政張雄飛溫迪罕皆以議不同同日罷去至元二十一年冬復起安童爲右丞相以世榮爲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即廉}撒的迷失參議拜降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既驟被顯用卽日坐中書專理鈔法通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罪因奏言近見老幼疾廢之民衣食

元史卷五十五 列傳

五

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宜有宜委各路正官給衣糧又請弛民間買賣金銀江湖魚利禁罷懷孟諸路竹監優卹驛戶困乏大率先反阿合馬所爲巧於沽名帝竝可其奏旣而言南北食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今官豪擁貨射利每引價至八十貫貧者多不得食宜以二百萬引給商一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值售之又京師富戶釀酒價高味薄課不以時輸立發官鈔五萬錠立權酷法俾民用給而國計亦裕世榮在中書未十日御史中丞崔彥極言其不可爲相大忤旨下或吏欲致之法尋罷職明年正月世榮奏言天下歲課鈔止九十餘萬錠以臣經畫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錠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帝曰卿但言之世

元史卷五十五 列傳

六

榮言自王文統誅後鈔法虛敝已久今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更立市舶都轉運司於泉杭二州官自具船給本募人入番官取其利七商有其利三禁私販航海者拘其先貯貨物納諸官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各路雖建常平倉實無所蓄宜盡核權勢所擅鐵冶官爲鑄器鬻民以其息合常平鹽課儲穀於倉待貴時出糴則可均物價而復厚利國家雖立平準庫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虛廢諸物踊貴宜於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息以貸貧民則貸者眾而本且不失今隨朝官吏增俸獨州郡未增可於各都立市易司領諸牙儉計土產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四給牙儉六充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榷權惟賣羊馬宜出官錢置幣帛易羊馬於北方廣開牧地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每事稱善世榮因奏曰臣所行怨之府也後必有陰中臣者臣實懼焉帝曰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未幾奏罷行御史臺升六部爲二品改按察司爲提刑轉運司俾兼各路錢穀其刑名事隸內臺錢穀由部申省頃之御史臺言初置行臺時朝廷老臣集議皆謂有益今未見所損何可遽罷至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且廢會丞相安童亦言其不可罷帝命復立江浙行臺治江州按察司職掌如故世榮又奏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買者充之且曰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在阿合馬之門今皆籍錄禁錮其中不乏通才堪任使然權有言臣濫用罪人者帝

曰可用則用之何懼爲於是以前轉運使張宏綱撤都丁不魯合散孫桓並爲河間山東諸路都轉運鹽使其他擢用甚眾世榮既以利自專知斂怨日甚乃以九事說世祖詔天下一免民間包銀二官吏俸毋令民戶帶納三調大都地稅四江淮民失業鬻妻子者官爲收贖五逃移復業者免差稅六鄉民造醋者免收課七量減江南佃戶租額八添支內外官吏俸九定百官考課升擢法意在釋怨要警部悉從之已又奏立眞定濟南江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司專治課程仍降格條禁諸司不得擅追管課官吏及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指其奸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五萬錠是以令往世榮居中書甫數月恃委任之專視丞

元史卷五十五 列傳

七

相猶虛位左司郎中周戴議事稍不合坐以沮格詔旨奏杖一百後斬之朝中震懾無敢言者御史陳天祥獨上章論世榮姦邪不法狀時帝在上都御史大夫玉昔以聞帝悟即日遣梭都等還大都命丞相安童集諸司官吏老成儒士及知民情者同世榮聽讀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並赴上都廷辯安童言世榮昔言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萬錠令鈔復實諸物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閱月所行不符所言所出多於所入引用憊人紊亂選法請暴其罪於天下翰林學士趙孟頫等亦言世榮初以財賦自任當時人情不敢預料將謂別有奇術可以增國用及今觀之不過如御史所言若復恣其妄行爲害非細天祥與世榮面質帝前皆款伏傳旨命安童與諸老臣

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更者更所用非人立皆奏斥下世榮於獄閏七月帝問近侍忽刺出曰汝於盧世榮有何言對曰近聞人言世榮獄已竟猶日餐之徒賈廩食詔誅之封其肉以食禽獮

桑葛

桑葛西域人膽巴國師弟子也能通諸國語嘗爲西番譯史性狡黠好言財利事世祖深喜之及後貴幸乃諱言師膽巴背之至元中擢爲總制院使掌浮屠氏教兼治吐番宣慰事中書省嘗令李留判市油桑葛請以官錢往市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所宜爲桑葛不服至相毆且謂曰與其使它人侵盜曷若爲公家營利乎乃出油萬斤與之後以所營息錢進和禮霍孫曰我初計不及此一日桑葛在

元史卷五十五 列傳

八

帝前論和雇和買事因語及帝益喜始有大任意嘗令桑葛具省臣姓名以進內廷有所建置人才進退咸得以聞二十四年二月復立尙書省以桑葛平章政事會更造至元寶鈔桑葛言中統鈔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數今已更用至元鈔宜遣官分道置局鈎考中統鈔本又初改至元鈔欲盡收中統鈔今尙未可急敕宜令稅賦並輸至元鈔商販有中統鈔者聽易至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帝是其言嘗奉詔檢覈中書省校出虧欠鈔六十餘錠平章麥朮丁即自伏參政楊居寬謂職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葛怒令左右批其頰問曰既典銓選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伏奏聞帝命與丞相安童共訊且曰此曹狡獪毋使他日得以脅問誣服爲辭數日又奏中書參政